

## 十分钟的交流

张君燕

刚认识时，他俩在不同的工厂里上班。厂里实行的都是倒班制，她上白班的时候，他上夜班；他倒了白班时，她又开始上夜班。只有到月底大休时，两人才能在同一天休假。

“这么说，你们每个月只有一天在一起的机会？那这感情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呀！”朋友们惊呼。她笑着回答：“其实不止这一天，我们还有其他见面的机会。”她说，她去厂里接班的时间是7点，而他下班的时间是6点半，除去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他们每天还有十分钟可以相见。

十分钟能干什么？恐怕话都说不了几句吧！朋友们都不以为然。她摇摇头，轻声说，十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呢！她会提前煲好各种汤，让他带回家吃；他会把她某次聊天时无意中提到的红色围巾买下来送给她；她准备了很多“难题”，让喜欢猜谜的他回家细细琢磨；他则带了几本书供她无聊时看……更多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手拉手默默地走着。十分

钟后，她赶去厂里，他静静地站在原地目送。

“那时候，总感觉短短的十分钟，我们可以传达给彼此很多东西。而现在，每天下班几乎都在一起，却是一人一部手机，各自沉浸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反而没有了交流。”她有些落寞地说。

对于精神的交汇与沟通来说，十分钟足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在一起二十四小时，也远远赶不上心灵交流的十分钟。



## 生个女娃子

熊燕君

那天上午，大亮正陪年迈的母亲聊天，接到儿子小虎的电话：“俺爸，阿梅生了个女娃子。我准备月底给娃办酒席……”

大亮赶紧把小虎添了个女娃的事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一脸的不高兴：“生个女娃子算啥好消息，又不是小子！”

大亮笑着劝母亲：“您老咋还这么封建，现在放开二胎生育了，阿梅第一胎生个女娃子，二胎生个男娃。”

母亲气呼呼地说：“万一不是男娃子呢？那咱家不就绝后了！”

大亮不再吱声了。父亲去世早，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含辛茹苦把大亮拉扯大的，长大结婚后，生了儿子小虎，可把母亲乐坏了。

儿子小虎大学毕业后，在百里

外的城里上班，母亲盼望着小虎夫妻能早日生个男娃，好抱重孙子。谁知小虎夫妻迟迟不要孩子，把大亮年迈的母亲愁坏了。她经常叹息：“我进棺材前，恐怕见不到重孙了！”

所以，一听到小虎添个女娃子，大亮的母亲泄气了，连月底去县城喝满月酒也不愿意了。无论大亮咋劝，母亲就是不愿意去。

明天就该去县城了，大亮又劝母亲，还是无济于事。

这时，村里传来一个噩耗：母亲最要好的姐妹董老太去世了。大亮叹息：“董老太四个儿子，七个孙子，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养活她，董老太死在那间破旧的老房子里两天了才发现。真可怜！”

大亮的母亲呆呆地坐在那儿，眼里似有泪水。突然，她对大亮说：“我明个跟你们一起去县城喝酒去！”



## 一念间

阿敬

就要爆炸了……

吱！咣啷——磊还没整明白是咋回事儿，就见一辆小车连翻带滚地冲进了前面拐弯处的湖水里，像晕头转向的酒鬼忽然失了足。

救人哪，快来人啊！——磊呆了呆，随即反应过来，声嘶力竭地喊着，顺手从脚边的绿化带丛中抓过一根钢管，疯了似的冲了过去……

司机获救了。磊瘫倒在岸边时，一颗心依旧扑通扑通地狂跳不止，他甚至没能看清司机的脸。这时，有几个下夜班的人跑了过来。随后，救护车来了，警察也来了……

翌日，面对市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镜头，磊窘态百出，一时啼笑皆非。没错，那个命不该绝的司机正是他和工友们苦寻多日的工头儿——都说冤家路窄，这事儿整得……磊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编了个理由搪塞了一番。

磊更没料到的是，当天下午，他和工友们顺利拿到了所有被拖欠的工资。工头儿痛哭流涕地提着一塑料袋百元大钞，一边发一边狂扇自己的脸：我不是人，我对不起磊哥，对不起兄弟们……钱发完了，人也被一直守着他的两个警察给带走了。

原来，昨夜里他根本就是醉驾！其中一个警察在转身之际还不忘拍了拍磊的肩：“兄弟，好样的！向你学习！顺便给你提个醒儿，回老家之前，别忘了申请‘见义勇为’称号啊，哈哈，少不了奖金哟！……”“谢谢！谢谢提醒！真的不用了，能拿回工资我就很满足了……”磊忙说，说时，脸又倏地红成了猴子屁股。说完，赶忙用手抚了抚胸口，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唉，工友们哪里又知道，那根被用来砸了车窗玻璃救工头儿的钢管，是当晚自己偷偷带去的！

磊那时已暗暗下了决心，如果遇见了工头儿，还讨不到钱，那么……真是阴差阳错，不敢想象啊！一切都在一念间。假如不是工头儿深夜醉驾，假如……

磊忽然感觉头上有汗冒出，随手一抹，冰凉的一片。



夜阑人静。霏霏冬雨似万千纤细而尖锐的冰锥，横过来，斜过去，胡乱扎着磊的心。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唉！——磊长叹一声，摇摇头，抬手将烟屁股狠劲儿扔向不远处的湖中。杀人放火？那可是从前的山寨土匪才干的事儿！磊苦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天地良心！磊自认是个好人，是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尽管，城里人总是半讥半嘲地喊他们农民工。磊想，农民工就农民工——这个城市的日趋繁华，不也离不开咱们农民工的贡献？

磊原本是不抽烟的。在磊看来，抽烟就是烧钱，而自己，根本烧不起。

想想也是，从乡村到城市，从一个建筑工地辗转到另一个建筑工地，风吹日晒，雨淋汗淹，磊自觉够卖命的，可是，农民工的命，又能值几个钱？眼瞅着工程顺利收尾，春节一晃即到，工头儿竟领了大伙儿的钱，玩起了失踪。唉！谁家没个妻儿老小？谁家的妻儿老小又不在眼巴巴地盼着久别的亲人腰包鼓鼓地回家过年？可是……

夜渐深，雨渐大，昏暗的路灯似要无情地刺穿磊最后的一点儿耐性。

事实上，跟磊一起来讨债的工友原本有十多个，他们已连续蹲守了七八天，可连工头儿的人影也没瞅见。就说今晚吧，大伙儿实在受不了这冷到骨头里的寒雨，又没啥招儿，便纷纷骂骂咧咧而又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唯独磊，不死心——我还不信这个邪，他能放着这么豪华气派的别墅不住，一天到晚泡在外面？再说了，工头儿原本还是邻村的兄弟，泥瓦匠一个，后来才混成了工头儿，在城里买下了别墅，也就是眼前依山傍水的这幢。常言道，亲不亲，故乡人。都是老乡呢，不看僧面看佛面，总不至于……但，事实胜于雄辩啊！

最后一支烟终于化成了灰烬。磊听到自己的牙齿在咯咯地打架。磊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在轻轻地颤抖，觉得自己好像